

智 慧 與 權 力

艾山的高論

毛一波

每年十二月，我們在海外的朋友都互相分送耶誕卡。去歲艾山所寄一份是 140x930 公分的，其間可以下筆之處，密密麻麻，寫滿了有關智（知）識諸問題。他先寫：「再過些日子是新年，龍乃祥瑞的象徵，希望它帶來了全世界永遠的和平和安樂。人心厭戰，違反了此一基本原则的是逆天。但亞里士多德說：智慧（包括正義）與權力，勢不兩立。沒有權力在手而修談公平、公理，那不是與虎謀皮嗎？說來說去，有些淺顯的大道理，有時，好像是懂了，其實，還是全然無知。」接着，再寫：「老子的智識論是：『知，不知，上；不知，知，病。』（道德經七十一章）大體上應無誤，若果我們不問『知』與『不知』，先驗或形而上的標準如何確立。老子的高足，（若果史實可靠）孔夫子的說法是：『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』幾乎是老子的說法，加以相反相成的辨證統一。論者以為其青出于藍，未必便勝於藍，蓋其有所本也。另一說，孔氏的智識論，乃得於老子字句的另一種標點法，即知不？知。不知知，病。從否定方面出發。大眾的心理，同情弱者，陰性的、玄牝的，（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）這或者是根據前人論老子的學說，着重於『有』。故表面上極力說『無』，而孔子主張『無』，却盡量發揮『有』的理論背景。這樣一來，若果對哲學太深入了，便搞到滿頭霧水。（傳統的說法，老子主『無』，孔氏貴『有』）我嘗勸告學生，念哲學，淺嘗而止，原因在此。否則，便像尼采最終成了瘋子。對不住，談公理與強權，又扯到『有』『無』的問題上來了。習性如此，真該打。」

照錄艾山高論的此時，似已見到神龍的尾巴了。在過去那些時空下，四小龍淺水蝦戲，深海珠探，隱痛陣痛，各盡其妙。而大陸之攀龍，菲島之附鳳，同為經濟所苦，長痛尚不知何時解除。東協互助，印巴無恙。東亞南北，總算無甚大事。如北韓地接漢城四十里，當時武裝（？）輿運，居然太平過關，亦難能可貴。惟全球數十年以來，人類因邪惡而喪生，多于兩億。今則到處都有飢民、流民及難民，還待收拾。桃太郎是地頭蛇，強龍也壓不倒它。北極熊如百足之蟲，早插足於歐亞非各地之間。近始稍為收斂，撤兵限武，笑臉迎人，擴張雖未廢沙皇傳統，大秀却遠比赫某高明。縱有內痛，而無外傷。山姆叔仍是所謂帝國資本主義者，利益偏于全球，不論對中東之眾、非洲之角、亞太之區，無不參與。幸而萬國都在「聯合國」呼叫中過去了。雖不是歲歲平安，却也互相不安的又將度去一年了。下年如何，而年變日遷，誰知道其究竟？艾山希望的和平，是永遠的希望。自是我們今

生今世和以後人類所要追求爭取的。其實，這當是知和不知，乃至無知的問題。

知與不知的命題

老子書中說「知」，除七十一章外，五十三章說：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」。三十三章說：「知人者知，自知者明」。「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」。八十章說：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」。知即智。時人林繼平說，先秦有大智、小智之別。大智是屬於形而上的。小智即今人常說的智慧、才智、心智及睿智等的意思。古人的句讀簡單，艾山所引道德經七十一章，元人吳澄依古斷句，即「知不知，上。不知知，病。」並注云：「知而若不知，上智之人。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，故曰上。不知而以所知，下愚之人，耳目聾瞽，自謂有所聞見，故曰病。」又引下文：「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」注云：「病病，猶患其所患，以不知為知病也。以為病而病之，則不復有此病矣。」至于孔子的話，荀子在「子道」內記告子路云：「故君子知之曰知之，不知曰不知，言之要也。」又「儒效篇」云：「知之曰知之，不知曰不知，內不自以誣，外不自以欺。」朱熹注：「謂子路好勇，蓋有強不知以為知者。故夫子告之云云。」關於「知」，孔子在「季氏」篇內曾說：「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學而知之者次也。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」又「述而」篇說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外則莊子「齊物論」：「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，庸詎知吾

所謂不知之非知耶？」又「人間世」有「以無知知」、「徐無鬼」有「無知而後知之」的話。集先秦諸子十家大成的「呂氏春秋」有「知不知，上矣。」「至智棄知」（任數篇）「太上知之，其次不知」、「不自以為知，百禍之宗也。」（謹聽篇）「故知其一，則若天地然。則何事之不勝，何物之不應。」（論人篇）這已是哲學上的問題。

老子和孔氏當為同時代人。問禮與否，莊子知之。他們所言有相似處。如果他們同讀古史與古訓，自有相同言說的可能。孔子刪詩書，老子規撫尚書，實有其事。而論智慧之有互相發明處，似是很為自然的罷。譬如說相反相生，過猶不及，即其一例。我們若不只於其文章字句間去直尋或分析，也許於其為學為道方面研究一番，當可了解其言之真正所指了。如林繼平又說：「老子的形而上智慧，即莊子所說的大智。」「老子四十七章的『不出戶，知天下，不窺牖，見天道』，即莊子『大知閑閑』那樣的形而上的哲學慧境。老子五十章的『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』。七十一章的『知，不知，上；不知，知，病。』及『知人者知（智），自知者明』，（三十三章）都不外是這兩方的智慧（大智）與知識（小知）的聯合運用。」「莊子的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」就修道者看來，就是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了。」故從「為道」方面去看「知」和「不知」的命題，縱然會「滿頭霧水」，但又會「豁然開朗」的罷。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此種玄學的抽象

的思辯，其類比和推論的過程，是否矛盾？又如何統一的達到其宇宙觀人生觀之目的（理想），那是值得研究的。老子偏于宇宙論，孔氏偏于人生論，各有慧境，自不出大智小智之說也。

與老子孔氏同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學亦有至上智慧、道、（理性）至上意志，或宇宙精神之說，如蘇格拉底、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便是。柏氏力求建立兩個完全各別的世界，即感覺世界和超感覺世界之存在。亞氏繼之，努力求把這兩個世界結合在一起。他有「正義與不義論」一書，說：「一切的美德中，只有正義似乎是一個對於他人的善。」又進一步說：「正義不是美德的一部分，而是美德之全部。同樣，和它正反對的不義，也不是邪惡的一部分，而是邪惡之全部」。事實上，他「生在有奴隸制度的社會中，（柏氏的「理想國」也建立于一些階級壓服其他階級上面，是奴隸制的階級共和國。）便不敢承認正義是包含在人間的平等之中。他只把自己限定在商業的正義之範圍內，甚至不把公平認為是社會生活之理想」。（二千年後，法國大革命才被宣稱平等與自由、博愛為社會生活之理想）但「在他的科學、智慧與藝術的定義中，成為培根哲學的先驅者。他對善的各種討論及快樂之分類，又是邊沁的前驅。」他確是當時的文明中傑出之秀，以後並影響從文藝復興時代到十六世紀。老子的「道」是知天，「用」是小國寡民。孔子亦言天命，却循尚周制。他們均局限於那個時代社會。柏、亞二氏都言神性，依違於奴隸制之

問。脫不了有權力者的支配，所以才說「智慧（包括正義）和權力」對立的罷？

權力的起源

人類社會之權力起源已很長很久了。有人說：「人類自有社會以來，就有兩種思想和行為的潮流在裡面對抗，並進。」一是大多數平民自尋人生道路，建設必需的組織，以維持和平，調停戰爭。如那原始人中的部落規矩，那鄉村社會，那中世紀城市的工業商會和公共協商的簡單原理，以至於那許多種組織，均非靠立法製出來，而實為大多數平民創造的精神之生產品。二是少數祭司、巫覡、術士、聖人之類，創造崇拜的簡單原理，於是知識和迷信同進，而科學、藝術隨之發生。又有些古法學者，以背誦古法，以為今用。此外，有軍事首領。這三種人互相結合，保守及傳授他們的知識和技能，目的在於命令一切平民服從和做工。「不分中西，只因那時的社會生活，一切均受宗教支配。祭祀（祭天、祭祖）是宗教，後來宗教即為一邦（國）的邦政。再推其源，人類在部落時代，由祭祀而生出的主持人就是家長（父）。由一家的人口增大，勢必分支，又由內部逐漸分析，形成了大宗小宗的制度。而整個社會中，更有氏族及部落的組織。他們都是平民，自是自由平等的。在各種組織方面，而有一「能力」的人，常被推出為大眾服務。能力初不是權力，但權力即從個人能力開始有之。這些能力，那時須是宗教的、巫術的和實質的

。所以合於任首領的能力，最重要者是宗教的和巫術的。不過，生存亦很重要，如有能力為眾人採獲多量食物等有功，可被那些等之平民所擁戴，而充任首領的。由能力到權力，因時而異。譬如後世所謂「政權」，當是以後的現象，也是逐漸從教權、軍權等演化而來。政權如果集中，有邦有國，便會造出一個統一的系統化的權威政治制度，而設官分職（即代表一種權力分配），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了。如東周列國，正是這樣。已故道兄凌霜，曾在「當代文化論叢」一書中，作「權力的科學探源」，謂權力的客觀解釋，以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為最精到。外則本其師英人羅素之「探討權力的社會動力學的法則」。而復以個人的臆測，作初步的試探。像羅素那樣的講「馴服權力」，實行王道。並主張「創建革命權力」，使「政權為人民所共，治權為全國人民公意所選託，達到大同世界，亦即權力社會化之實現。」艾山之談「公理與強權」和「智慧與權力」，旨在限制權力，希望全世界的和平。另一道兄石川曾說：「近代的唯物論却物質化了人類，機械化了生命，這一種抽象論，既非即物的，也非生命的。把人類看成機械的結果，便會為達到某種目的之人類為手段。在這兒，強權主義的弊病就潛發了。假如認定人格的價值，則無論是怎樣的理想，也不能以人類為手段的。基於機械唯物論人生觀的馬克思主義者，常是只問目的，不擇手段。所以，他們是不會懂得「人類之解放的。」還是凌霜說得好：「人類

勞動的動機，到了明日，應該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，而是公共最高的善。」「科學技術要為人生而存在」。「人類到了核子大戰的邊沿，我們需要一種有機體的哲學，視人類為一體，引導大家向世界的秩序，一步一步的前進。」

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

但是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當此「自動機械時代」，人類要「物物而不為物所物」，然後可以求得人的價值，恢復人的尊嚴，消除肅殺憎恨的氣象，保持人與人、社會與社會、文化與文化的互相依存的平衡關係，而避免一切罪惡。這也當為蒲魯東所說「雙重任務的正義」。（國際的、國內的）在這一點上，更要世界的知識分子（尤其是科技家）有其共識才行。

「龍尾伏辰」、「言不盡意」。閱者諒之！

附註：（一）路那大學哲學教授林振述，（艾山）

有自譯的「老子全書」英文本，由密西根大學出版。（一九七七）

（二）林繼平論「老莊哲學之大智大用」，見「東方雜誌」廿卷第十、十一期。

（三）關於智慧與權力，本文多引克氏「人生哲學」等書。

（四）黃文山（凌霜）及石川的引文均見拙作「文史存稿」一書。

（一九八九年一月五日）